

高名凯译文集

10

老小姐

《竞争》二部曲之一

(法)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K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译文集

10

老小姐

《竞争》二部曲之一

(法) 巴尔扎克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HAI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第一章	贞洁的苏三	(1)
第二章	高尔芒小姐	(38)
第三章	阴错阳差	(84)



第一章 贞洁的苏三

很多的人都应当在法兰西某些省份中遇见过发罗瓦骑士，因为在诺曼地存在过一个发罗瓦骑士，人家又在布尔慈找到另外一个，一八一六年还有第三个在阿郎桑甚负名声，也许南国也有他的发罗瓦骑士。可是关于这发罗瓦家族的户口调查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在这些骑士之中，无疑的也有和路易十四在布尔崩家族中的同样地位的人物，可是，他们却不大互相认识，人们也不必对他们说到其他的本家。并且，他们也都让布尔崩王族高枕无忧的坐在法兰西国王的宝座之上，因为奥黎昂长房，那所谓的发罗瓦长房之缺乏男性的后嗣而让亨利四世登极，这是太明确的事实了。如果还有发罗瓦族人的存在的话，他们一定是安古莲公爵发罗瓦·查礼（即查礼九世和杜赤·玛利所生的儿子）的后人，虽说发罗瓦·查礼的男系苗裔是在罗特冷教士身上灭绝的，但是所得到的证据却是相反的；亨利二世之前的发罗瓦—圣雷美一支也同样的断绝在高黎埃案中的著名的拉摩特—发罗瓦身上。

如果我们的听闻是正确的话，这些骑士之中的每一个人，例如阿郎桑的骑士，都是一个瘦长、枯燥而毫无资财的老绅士。布尔慈的骑士被迫而迁移了，杜尔兰的骑士躲了起来，阿郎桑的骑士在王地从事战争，加入朱安党，一同举事。这后者的大部分的



青年时代是在巴黎生活的。在那里，当他三十岁的时候，大革命忽然把他从他的征服中惊吓而走。阿郎桑的发罗瓦骑士就以正派的发罗瓦族人的资格受到外省的贵族社会的欢迎，正如他的同姓的人一样，他以高雅的举止显露出他的特性，表现出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物。他每天都在城里吃饭，每夜都赌钱。人家认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叙述许多路易十五和革命初期的故事，虽然这是他的一个缺点。当人家第一次听见这些逸事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叙述得甚为得体。发罗瓦骑士还有一种德性，就是从来不重复他个人的讽刺话，从来没有谈到他的爱情；但是他的温雅、他的微笑却做出了许多甜蜜的疏忽。这位好好先生应用了福尔泰尔派的老绅士所有的特权，不到教堂去做弥撒，人们也特别原谅他因为忠心于王朝而违反宗教。在他那最令人注目的温雅之中，有一种无疑的是模仿摩利的姿仪，就是从一只装饰有路易十五末年以美丽著名的动人的匈牙利女人戈里查公主的图像的老金烟匣中取出鼻烟。年青的时代，他曾醉心于这位著名的异国女郎，他总是非常兴奋的谈到她，他曾为她而和骆松先生打过架。这时候他已经差不多五十八岁了，但是他却只承认是五十岁，而能够自许说出这句无罪的骗人的话；因为在干瘦的金栗色的人所有的特点之中，他还保留有这个给男男女女修饰老年的外表的少壮的身躯。是的，您得知道，整个的生命或是表露生命的整个的华采，都是存在于身躯之内的。在骑士的特点之中，我们得提出天生的大鼻子。这鼻子严整的把一张惨白的脸孔分成两半，彼此似乎不大认识似的，其中只有一半可以在消化的时候发红。这事情是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在生理学注意许多人心的问题的时候。这白热的颜色是在左边的。虽然腿是高嫩的，发罗瓦先生的细长的身段和灰白的肤色并不宣告一个高度的健康。然而他却和一个吃小孩的恶魔一样的吃东西，而冒称说他患了一种外省人所谓的肝热病，这



无疑的是要人原谅他的过度的食欲。脸色的发红可以支持他的借口；但是在一个一吃就是三四十盘菜、四个钟头长的国度里，骑士的胃口似乎是上帝特别施恩赐给这个好城市的。根据一部分医生的说法，左边的血热表示有一个放荡的心灵的存在。骑士的风流的生涯证明这些科学的判断的正确，侥幸得很，科学判断的责任并不是由历史家来担负的。不论发罗瓦先生怎么样的有这些征候，他总有一个富于神经质的结构，结果就是非常的兴奋。用一句古话来说，如果他的肝脏发热的话，他的心脏也并不是不同样的燃烧。如果他的脸孔现出许多的皱纹，如果他的头发已经变成银灰色的话，一个受有训练的观察家却可以在那里见到感情的疮痕和欢乐的遗迹。事实上，这特殊的鹅足和宫廷的步武显示出这些漂亮的皱纹刚刚好是适合于锡泰尔的内宫^①的。在这冶饰的骑士身上，一切都表露出女人相的男人的风尚：他在沐浴中是很细嫩的，他的两颊令人一见悦心，这双颊好像是用仙浆来洗涮似的。没有头发盖住的那一部分头盖骨，就好像是象牙一般的发亮。正如他的头发一样，他的眉毛也因为梳子所给他印下的齐整的条纹而显出青春的精神。已经很白皙的皮肤，好像又被一种什么秘密给他弄成格外的洁白。并没有涂上香粉，然而骑士却发出一道可以使他所在的场所馨芬清郁的青春的香气。他那绅士派的双手修整得和小情妇的纤手一样，他那玫瑰色而剪齐的指甲可以吸引人们的视线。总之，如果不是有个大鼻子的话，他简直就是娇媚的了。如果承认有一个卑劣的意念的话，我们就得决心去过度的钟爱这个肖像。骑士拿一些棉花放在耳朵里头，还在那里保留着两只小耳环，是用金钢钻做成的黑人头的花样打成的。但是，为着解释这怪异的瘕物起见，他就说自从打耳洞以来，他的半月头痛

① 爱情的官殿的意思。



病就离开他而去了：他曾经有过半爿头痛病。我们并不把骑士描写成一个完全的男子；但是我们难道一点儿也不原谅那些把心房的血液都送到脸上去的老独身者也许因为有超卓的秘密而做下许多可敬的笑话吗？并且，发罗瓦骑士是以其他的许多的温雅来赎回他的黑人头的，所以社会应当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赔偿了。他的确颇费苦心去隐瞒他的年龄，去使他所认识的人快乐。第一件应当指出的事就是他对于他的服装的特异的爱护，这是今日正经像样的人所能用以显示特性的唯一的東西；骑士的服装总是富有贵族的细致和洁白的。至于他的礼服呢？无论是如何的洁净，这礼服总是穿旧了的，不过没有任何的斑点和任何的皱痕罢了。这些旧衣服的保存在那些注意到骑士对这时式问题并不关心的人看来是很奇怪的；他并没有用加尔的王子所发明的办法，拿玻璃来割破他的旧衣服。但是发罗瓦先生却跟着学习英吉利的上流社会的风雅，而高自标置，只是一点儿也不受阿郎桑的人众所欣赏罢了。社会对于那些为他而牺牲的人难道不是应当加以敬重吗？这里不是完成了下命令叫人以德报怨的福音的最难于履行的训诫吗？这服饰的整洁、这服饰的爱护，甚为适合这双蓝眼睛、象牙一般的牙齿和骑士的金栗色的身躯。只是这位退休的阿当尼斯^①一点儿也没有男性的气象，他好像是要用服饰的脂粉来隐蔽他在风流战场中所得到的毁损。一句话说，他的声音产生了和骑士的细嫩的金栗色的外貌正好相反的对照。除非您自己认为和一些人心的观察家有同样的意见的话，除非您认为骑士所发的是大鼻子的声音的话，他的音乐总会以他的铿锵的回响来使您惊魄。这声音的音彩没有粗沉音的洪亮，而以他那刚而甜、强而媚的英吉利笛的清越的音调来使人悦耳。骑士已经扔掉了一些贵族所保留的可笑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用以代表女人相的男子的。



服装，而干脆的近代化了他自己：他总是穿着一件有金钮子的栗色礼服、一条加有金钮的粗丝半窄裤、一件没有绣花的白背心、一条没有硬领的紧领带，这是法兰西服装的最后的遗留，他不大懂得放弃这服装，因为他可以这样的伸出他那享有使用收益权的教士的颈项。他的鞋是用一些方形的金钮来点缀的，这些方形金钮是这一代的人所不知道的，是扣在黑色的漆皮上的。骑士让人家看见在他的两只领衣袋里都平行的挂着一条表链，这又是十八世纪的时式的遗留，是总裁政治时代的追逐时尚的轻薄男子所没有轻蔑过的。这连接两世纪的过度的服装，骑士就用侯爵的娴雅来穿他，可惜这娴雅的秘密却和摩利的最后的生徒夫勒利同日消灭在法兰西的场景之中，这位老孩子的私生活表面上好像是一目了然的，事实上却是神秘的。他住在一所素朴的房子的第三层楼上，这房子位于公共运动场街，是全城生意最好的洗衣妇拉尔多夫人的产业。这环境可以说明他的服装为什么特别的洁净。不幸要使阿郎桑的人有一天相信骑士并不一向都是绅士的行径，当他老年的时候，他曾秘密的娶了一位姓塞萨林的女人，生了一个无人叫唤而赧颜来此的孩子。

“他答应了那位常常借熨铁给他用的女人的求爱。”某一个叫做布斯基埃先生的人说。

这句可怕的谚语之使这位细致的绅士的晚年感染悲哀是和现阶段的《场景》之要指明他如何的失去久经抚摸的希望一样的程度的，他对于这希望曾经做过不少的牺牲。拉尔多夫人把她房子的第三层楼租给发罗瓦先生，每年只取极少数的一百佛郎的租金。每天在城里吃饭的尊贵的绅士除了睡觉以外从来是不回家的。所以他的唯一的费用就是他的早饭，总有一杯朱古力，另加一些牛油和各季节的果品。他只于严冬生火，而且只在起床的时刻生火。在十一点钟和四点钟之间，他到外面去散步，去阅读报章、访问



朋友。自从他居住在阿郎桑以来，他就很高贵的承认自己的穷困，说是他的财产只有六百佛郎的养老金，他的昔日的豪华所给他留下的唯一的残余，他的旧办事员给他分为四季花用的；他的公债登记券就是存放在这位办事员家里的。事实上，城里的一位银行家每三个月都给他计算从巴黎一位最后的沙特利^①的检察官鲍尔丹先生给他送来的一百五十佛郎。因为骑士向第一个听取机密的人请求严守秘密，每一个人反而都知道了这些枝节。发罗瓦先生从他的穷困中收获了不少的果实：他把他的食具放在阿郎桑最出色的人家里，他每天晚上都被人家邀去吃饭。他的赌徒的才能、他的讲故事的天资、他那令人喜悦的本领，他那上流社会的作风，这一切的一切都大受人众的欢迎，甚至于没有他这位认识全城的人在场，人家都会觉得好像是缺乏了什么东西似的。各家庭的主人和贵妇们都需要他的虚伪的赞许。当一位年青的少女在跳舞会中听见老骑士说“您穿得太漂亮了！”的时候，她就觉得这句颂词比她的情敌的失望更会使她快乐。发罗瓦先生是唯一能够说一些古时的语句的人。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小白菜、我的王后，这些一七七〇年的情场的术语使他的嘴唇发出一种无可抵抗的温存；总之，他有应用极级形容词的特权。他那轻易不一说的赞词得到了老妇人们的宠遇。这些赞词可以取悦一切的人，甚至于他所没有需要的行政官员；他的赌博的作风使他到处让人注目；他从来不埋怨，对方输了的时候，他就称赞他们；他一点儿也不抨击同组赌友的训练，而教他们如何的打牌。发牌的时候，人家在无聊的争论，骑士就以真正的摩利的姿态取出他的鼻烟匣，瞧一瞧戈里查公主，煞有介事的打开盖子，撮了一撮鼻烟，簸了簸，搓成粉末，堆成斜切的形状；然后，当牌分发完了之后，他就把

① 巴黎旧城的堡垒的名字，现在法院的所在地。



烟塞在鼻孔里，把公主放在背心里，总是在左边！只有太平盛世（这是和伟大的世纪相对的）的绅士能够发明这种几乎寂寞和没有人懂得的讽刺之间的中庸之道。他接纳无才的庸人，而知道利用他们。他那悦人心目的幽默是平等待遇的，使许多人都说：“我敬仰发罗瓦骑士！”他的谈吐、他的举止，都好像是他的身体那样的美丽。他研究不刺激任何男人或是女人的方法。他宽恕身体上的奇形怪状，正如精神上的缺点一样，他在戈里查公主的援助之下，倾听着人家告诉他外省生活的困苦：煮得不好的早点鸡蛋，奶油变了味的咖啡，关于健康方面的各种的可笑的措置，突然的醒来，做梦，串门。骑士有一道衰弱的眼色，古典派的态度来装作同情的样子，使他变成一个柔和的忍耐的听诉人；他用一个适当的动人的话语“啊！”或是“噢！”或是“您怎么这样呢？”来回答。他一生没有让任何人怀疑到他在这些幼稚的举动之中曾回忆到他和戈里查公主的浪漫史。人们是不是曾经想过一个熄灭了的情绪能给社会贡献的效劳呢？是不是想过爱情是如何的于社会有利呢？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虽然是恒定的赢钱，这位骑士总是城里受人溺爱的孩子，因为他总是赢了差不多六佛郎之后才离开一个客厅的。如果输了的话，他就让人朗叫，然而这输钱在他是不常有的事。一切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可爱的木乃伊，就是在杜灵的埃及博物院里也找不到。在世界任何国家之中，都找不到有这样温雅外表的寄生虫。最为集中的自私主义从来也没有比这位绅士所表现的更善于周旋，更善于避免打击他人，他值得一个忠实的友谊。如果有人来请求发罗瓦骑士，麻烦他做一桩什么事情的话，这个人绝不会在没有钟爱他、没有觉得他帮不了什么忙、他的干涉反而要坏事之前离开骑士的家。

为着解释骑士的可疑的生活起见，当残暴的“真理”的拳头扼住咽喉的时候，历史家必得说：在“七月”的悲惨的光荣的日



子之后，阿郎桑城知道发罗瓦骑士赌博赢来的钱数每季是一百五十厄古左右，聪明的骑士自动的退回了他的养老金，免得在喜欢积极财富的国度里显得没有缺乏资源的样子。他的多数的朋友（他已经死了，请注意这一点！）都固执的证明这种情形，把他当做童话来看待，认为发罗瓦骑士是自由党所诽谤的一个值得尊敬的绅士。侥幸得很，回廊市场之中居然有支持他的精细的赌徒。这些敬仰他的人惭愧来给他解释一桩错事，他们就大胆的否认他；请别诋毁这些人的糊涂，这些人都有自尊的感觉：政府给他们做出这种半夜掩埋死人而不为失败而讴歌圣歌的道德的榜样。如果骑士自己赞许这可以使他博得葛拉孟骑士的敬重、方尼斯特男爵的微笑、孟迦德侯爵的拳击的精细的话，他少得了是可爱的客人、聪明的男士、不变的赌徒、使阿郎桑人快乐的动人的说书吗？这种依据自主的律则而生的动作为什么是和一个风流的绅士的风尚相反呢？因为许多人都不得不把养老金拿来帮助别人，自主的拿来送给他的一位最好的朋友，这不是最自然的吗？但是拉伊乌斯已经死去了……这种生活度过了十五年，骑士积蓄了一万多佛郎。布尔崩王室回朝的时候，他的一位老朋友、当日的黑铳队陆军中尉彭布勒顿侯爵，他说，曾经还给他以前他借给侯爵去迁移的一千二百毕士多^①。这事情颇引起人们的激奋，后来他终于得反抗《宪政报》所发明的那个对他应用一部分迁移的贵族拿来还债的方法加以窃笑的讽刺。当一两个人谈到彭布勒顿在骑士之前所有的高贵的举动的时候，这位可怜的男人就一直脸红到右边去。每一个人都给发罗瓦先生高兴，骑士到处询问有钱的人，要如何的应用他这财产的遗留。他相信复辟的命运，就在公债价值五十六佛郎二十五参丁的时候把钱款存放在国库大账上。他说，认识他的

^① 法国古币名，值十佛郎。



勒农古尔先生、拉发莲先生、维尔纳尔先生、方登先生和拉比耶尔地埃先生给他从国王的私库里弄到一百厄古的津贴费，给他送来一只圣路易的十字勋章。人家从来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方法得到他的衔头和他的爵位的正式的承认；但是圣路易十字勋章的执照给他特许领了退伍上校的军衔（因为他在西方的天主教集团军中曾建有功勋），则是无疑的。除了谁也不再怀疑的养老金之外，骑士还的确有一千佛郎的年收。虽然有这种改善，他却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和他的举止；只是，红色的绶带在他的栗色的礼服上发亮，完成了绅士的姿态罢了。自从一八〇二年以来，骑士就用老金印来盖章，这印章刻得很为粗糙，但是卡特兰家、德斯格里昂家和特瓦维尔家却可以从这里看出一个分为蓝色和红色两半的盾形章，蓝色的一半斜贯有两道红色的平行线，红色的一半配有五只黄色尖方形，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十字形。这两半的上边是黑色的章顶，里面有一只红十字形，其中有一道白色的直线。盾形章的钮子是骑士的冠徽，上面的格言是：“勇敢。”用了这些贵族的徽章，这冒称发罗瓦的私生子应当而且能够在任何的地方登上一切的王家的华车。很多的人都羡慕这位老孩子的整天的保斯顿牌哪、骰子戏哪、利维尔西牌哪、魏斯特牌哪、毕克牌哪、整天的消化得宜的饭食哪、吸得雅致的鼻烟哪、清闲的散步哪，这种甜蜜的生活。差不多全阿郎桑城都相信这种生活是没有野心和重大的利欲的；但是每一个人都只能够有一个妒忌他的人所给他弄到的这样简朴的生活。您可以在人类的软体动物的最令人遗忘的乡村里发现一些表面上看过去已经是死去了的，实际上却有鳞翅类或是介甲类的感情，而给蛱蝶或是车轮虫以无数的苦楚的文蛤。骑士不但有他的介壳，他而且还蓄有和西克斯特——甘同样深刻的强烈的欲望：他要娶一位富有的老小姐，目的无疑的是在于以此为台阶去攀登宫廷的高贵的社会。这是他所以穿着王族的服



装、所以住在阿郎桑的秘密的原因。

一六年（这是他的说法）季春的一个星期三早晨，当骑士熨烫他那绿花的大马色布的室内便服时，无论他的耳朵是如何的塞有棉花，他却听见楼梯上有少女登楼的轻微的步声。没一会儿，就有人在他的门上谨慎的敲了三下响声；然后，没有等到回答，这位少女就和鳗鱼一般的溜进老孩子的房子里来。

“啊！原来是你，苏三！”发罗瓦骑士说着，没有停止他已经开始了的动作，就是要重新在一条皮带上磨快他的剃刀片。“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呀，亲爱的、调皮的小宝贝？”

“我来告诉您一句话，这句话可以使您快乐，也可以使您同样的苦痛。”

“是塞萨林的事吗？”

“您的塞萨林颇使我苦恼！”她用一种又是活泼、又是沉着、又是天真的神气说。

这位动人的苏三，她的喜剧式的冒险行为应当可以对这篇故事的主要人物有极大的影响，她是拉尔多夫人的一位女工。我们应当用几句话来叙述这所房子的地形。

工场占据了整个的地面层。小小的庭院是用来张挂鬃绳，晾晒绣花的手绢、小颈圈、无袖衬衣、套袖、有襟饰的衬衫、领带、花边、绣花的袍子，总之，全城最好的人家所有的衣衫襟袖等等。骑士自称能够从税务总局局长太太的无袖衬衣的数目里知道她的私通的情形；因为他发现有襟饰的衬衫和领带是和这些无袖衬衫跟小颈圈有联系的。虽然能够由这些服装的种类猜想到城中的幽会的情况，骑士却从来没有泄漏秘密，他从来没有说一句讽刺的话，让人家在一个家庭门前给他一个闭门羹。（他真聪明！）所以，请您把发罗瓦先生看做是一个穿着上等的服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样的把他的才能都消磨在狭小的环境之中的人物。不过骑士总



允许自己给女人们送去一些刺人的秋波，去恫吓她们，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男子；可是，当她们认识他是如何的谨慎、如何的同情弱者之后，这一切的女人却都喜欢他了。拉尔多夫人的主管，她的女工头是一位年纪四十五岁的老小姐，丑得令人一望生畏，她就住在骑士的对门。在他们上面，那里只有一些房顶楼，预备冬天晒衣服用的。每一家寓所都和骑士的寓所一样，有两间光亮的房子，一间是朝街的，一间是朝院的。在骑士的寓所下面住有一位老疯瘫病者，拉尔多夫人的祖父，一位曾受西莫斯海军上将的指挥在印度诸地服过军役的哑巴，名叫格礼凡的老水兵。至于住在第二层楼另外一个寓所之中的拉尔多夫人呢，她对于有身份的人的偏好可以使她在骑士的地方变成盲人。在她看来，发罗瓦先生是一位无善不为的绝对的君主。她的一位女工曾经犯过罪，给骑士贡献了一个幸福的机会，她就说：“他太可爱了！”所以，虽然这所房子是和外省的一切房子一样，在发罗瓦先生看来好像是装玻璃透明的，但是他却机密得和强盗的匪穴一般。天生是工场小幽会的可以信托的人，骑士从来没有走过多半都是开着的门而没有给他的小咪咪们一些东西：一点儿朱古力、一些儿糖果、几条缎带、一些花边、一只金十字架，娇艳女工所喜欢的一切种类的洒落。女人们有一种本能，可以使她们猜想那些只看见她们所穿的裙子，只在她们附近就爱上了她们，而从来没有愚笨的追问他们的风流到底有什么好处的男子们。在这一点上来说，女人们是有狗一般的嗅觉的，狗在一群之中，会一直跑到以牲畜为圣物的人那一方面去。可怜的发罗瓦骑士从第一段的生命起就保留有风流场中保护女人的需要，这种保护是当年的大贵族所以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总是忠实于小家庭的制度，他喜欢使女人们富庶。女人们是唯一懂得接受爱情的物类，因为她们总能够偿还这情爱。在学生们一出学堂门就想寻觅一个符号或是选择一些神话的时代



里，任何人都还没有解释过十八世纪的女郎，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这不是十五世纪的争斗吗？一五五〇年，骑士们曾为女人们而战斗；一七五〇年，他们曾在郎苍赛马场显示他们的情妇；现在，他们就只好使他们的马匹奔驰；在任何时期，绅士都想方法创造一种他所独有的生活的方式。十四世纪的波兰式钩上尖头鞋是十八世纪的红色的脚跟，而情妇的奢侈在一七五〇年简直是一种类似游侠骑士的情绪的夸张。但是，骑士已终不能够再为一个情妇而自毁了。他不再赠送用钞票包裹的糖果，而慷慨的馈赠一包纯粹的糕饼。我们不妨为阿郎桑的光荣而说这句话，这些糕饼是比当年杜特之接受深红色的梳妆台或是阿尔多瓦伯爵的什么华丽的车马还要快乐的被接受。一切的娇艳的女工都懂得发罗瓦骑士的失去了的尊严，而给他深切的保守他们的内部的狎昵的举动的秘密。如果城里的人家问她们关于发罗瓦骑士的话，她们就严肃的说他是个绅士，她们把他说得非常的衰老；他变成了一个生命类似圣花的可敬的先生；但是在家里，她们却把他和鹦鹉一般的抬在肩膀上。他喜欢知道洗衣女工所发现的各家庭的秘密，所以，她们早晨就来给他叙述阿郎桑的纠纷；他管他叫做裙带的新闻，活的报屁股；沙尔丁先生从来没有过这样聪明、这样贵重而在发展骗取的巧智中保留着这样的光荣的侦探。请您注意，在他吃饭的时候，骑士就和一个有福气的人一般的开心。

苏三是他的一位聪明而富有雄心的得宠的女郎，她有阿尔诺·苏菲^①的才能，而且和迪田想要请来站在黑色丝绒上面来帮助他的画笔去描绘美神维纳斯的最美丽的妓女一样的美丽；但是，虽然她的面貌在眼睛周围和额头上是精致的，她却有下列的平凡的轮廓。这是诺曼地的美丽，新鲜的、光亮的、丰满的，配合发

① Sophie Arnould，巴黎国立音乐厅的歌妓，以美丽和聪明著名。



尔纳斯·黑尔居尔的肌肉的鲁朋斯的皮肤，而不是阿波仑的温柔的女人梅迪西斯·维纳斯。

“好吧，我的孩子，请你告诉我你的小冒险，或是大冒险吧。”

使骑士自巴黎到北京都让人注意的就是他和这些娇艳女工所有的温和而带父道的态度；她们使他回忆到当年于十八世纪的三分之一的时间之中名贯全欧的国立音乐厅的著名的歌后们。当然，曾经生活在这个和一切大事情、和耶稣会徒或是海盗、和教士跟司捐一样被忘却的女人国里的绅士，他已经学得了一个不可抵抗的慈心，一种温柔的好脾气，一种没有自私主义的放任的态度，耶必达^①在阿尔克孟家里愚笨的放弃他的霹雳的威力，而特别要在远离儒依的地方疯狂而零星的吃尽他的阿林比亚山的一切微行。无论他的袍子是如何的用绿色的旧大马色布制成的，无论他的房子是如何的空虚（他就在这里接待客人，这房子的地上有一块代替地毯的破毛毡，几张脏旧的老靠椅，墙上贴着代表路易十六的侧面图和垂柳之下的他的家人的图像的旅馆所贴的纸张，这里，遗嘱是和抽签匣一般的印着，总之，这里有一切恐怖时代保王党所发明的刺激），无论他是如何的穷困，站在一只饰有破花边的金色梳妆台之前刮胡须的骑士却呼吸着十八世纪的空气！……青年时代的一切的放荡都重新出现了，他好像负有三十万佛郎的债务，而他的对舞者也就在他的门口等他似的。他是和莫斯科战败时给不存在的军队发号施令的柏尔提尔一样的伟大。

“骑士先生，”苏三滑稽的说，“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您只要瞧瞧就得了。”

于是苏三就侧面的立着，使她所说的话变成律师的答辩似的。

^① Jupiter，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诸神之王，儒依（Juno）就是他的妻子。



骑士是个精细的代父（您得相信这一点）；他一边拿着剃刀倾斜的放在颈项上，一边低下眼睛，直视娇艳女士，装着去了解的样子。

“好，好，我的小白菜，我们一会儿再谈谈吧。但是，我觉得你未免太快了。”

“可是，骑士先生，我难道得等着我母亲打我、拉尔多夫人赶我吗？如果我不立刻到巴黎去的话，我绝不能够在这里结婚，因为这里的男人们未免太可笑了！”

“我的孩子，你要怎么办呢？社会改变了；女人们是和贵族们一样，都成了正在酝酿的可怕的混乱的牺牲品。在政治的倒行逆施之后就来了风俗的倒行逆施。嗨！女人不久就不存在了（他动了动他的棉花，去安排他的耳朵）；她在情海中要大大的损失；她要绞曲他的神经，她不会再有我们那时代的小小的快乐，那时候她们可以毫无羞愧的希求这快乐，毫无顾忌的接收这快乐，人们只用神经病的发作来达到目的（他擦了擦他的小黑人头）；她们可以装着一种吃了一些橘叶汤就会结束的病。（他开始发笑了。）总之，结婚变成非常麻烦的事了（他取了钳子来拔毛发），我们那时代真是快乐啊！请你记住，我的孩子，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朝代是给世界上最优美的风俗告别的时代。”

“但是，骑士先生，”娇艳的女工说，“现在只是您的小苏三的风俗和她的光荣的问题，我希望您不会抛弃她。”

“这怎么讲呢？”骑士一边嚷着，一边结完他的发髻，“我宁可损失我的家姓！”

“啊！”苏三说。

“听我的，小丑妇，”骑士说着，横卧在一张大靠椅上，这椅子是以前的人所称为公爵夫人椅的，是拉尔多夫人终于给他找到的。

他拉紧美焕的苏三，用膝部夹着她的两只腿。美丽的少女让他自由的舞弄，她这位在街中这样的目空一切，这位因为颂赞或